

秋收 □贾明明

庄稼在夕阳下枯萎,大地在暮色里睡去。欢唱了一夏的蝉鸣,终究归于寂寥、无声。秋意渐浓,秋色沉静。炽烈的夏,渐行渐远;秋,在悄然靠近。

秋风送爽,青纱帐发出阵阵呜咽,与天空、大地、鸟儿、虫儿一一告别。玉米秆子依旧站得笔直,可已然染上了枯黄,从头到脚,一寸寸衰败下去。玉米穗的包衣,再找不到丁点青绿。

要秋收了。

望着熟透的玉米地,我和母亲挥舞铲刀,要将这片青纱帐夷为平地。收了才能再种,种了才有得收。一片土地,一种一收,赋予农民生活的意义。

母亲埋着头,弓着腰,铲刀一下一下砸进泥土里。每一次挥舞,总有一棵植株倒下去,她身后已经躺满一大片玉米秆子。她像一个战神,在敌人的阵营里肆意冲杀着,没有一合之敌。我拼尽全力跟在她身后,可还是被越拉越远。母亲曾说,“别看你个子比我高,干农活我能用你一条街。”现在看来,她说少了,甩我两条街都有余的。比她高出半头的我,对自己的表现感到惭愧。男人的自尊鼓舞我要奋起直追,可身体却时刻在提醒我歇一歇。我感觉手掌火辣辣地疼,腰仿佛要断了一般。

我摊开手掌,发现右手指根处磨了两个水泡,一个水泡破裂后,每一滴水渗入,都会泛起疼痛。看着我掌心的水泡,母亲并没有出言安慰,她说,“水泡破了,慢慢会磨出茧子。等有了茧子,就不会再起水泡了。”我说腰疼,她一句话给我顶了回来,“小小年纪哪来的腰,又不是七老八十”。

我咬牙支撑,心里很是泄气,自己的表现真糟糕!总感觉自己不是种田的料,就这点活干得我呲牙咧嘴,痛苦不堪。真要像父母那样长年在田间劳作,怕是更加吃不消。

这个时候,我特别想念父亲。如果他在,我和母亲会轻松许多吧!可他在外地,手上的活干完才能赶回来秋收。我盼着父亲的回归,也盼着早点逃离这片庄稼地。

这是那年高考后的光阴。一场秋收,让我生出许多感慨。劳作的时候,我在等一封通知书。有了它,我就可以逃离这样的劳作,几年,或者几十年,甚至一辈子。

放倒了玉米秆子,掰下了玉米棒子拉回家,秋收就算暂时告一段落。院子里、墙上、树上、房顶上,铺满了玉米的金黄,渲染出一片片浓浓的秋意。我的心却泛出凉意,同村的高考生已经有人收到了“录取通知书”,我迎着秋风张望,一天又一天,简直度日如年,我开始坐立难安。母亲说,自己胡思乱想,不如打个电话问问。我拨打了报考院校招生办的电话,那头说,有你的通知书,再过几天就寄出去。我心里这才稍稍安定。

那天,院门口出现了一抹绿,我的心猛地一震,那是邮递员的专属座驾。我接过一个信封,心终于放下来了。

我在深秋里作别父母,踏上了新的求学路。虽然只是一所普通的大专,可终究是在远方,让人生出几分向往。低头看看手上的茧子,我很爽快地与父母说了再见,登上了去远方的大巴车。

从那以后,我再没有参加过一次完整的秋收。虽然,我对那片土地有着眷恋,可更有敬畏和恐惧。那六亩半地,养活了我们这个五口之家,支撑起家庭成员贫瘠的梦想。

我曾梦到再次参加秋收。这场秋收没有现实里那般疲累,更多的是诗意和喜悦:蚂蚱在田间蹦跶,蟋蟀正唱得起劲,人们有说有笑,不紧不慢地劳作。

一块月饼的四种吃法

□马亚伟

那是在外面上学的第一年中秋节,有一部分同学不能回家过节,班里便举办了中秋晚会。晚会最后,每个宿舍发了一块月饼。老师说点到为止,体现中秋主题即可,因为人多饼少。

我们宿舍留下我们四姐妹,大家讨论起这块月饼该怎样吃。我说一分为四,每人四分之一。妍儿、丽丽、小敏都说我的想法太中规中矩,没创意。妍儿说应该到外面的月光底下吃月饼,顺便作诗,说不定能写出“明月几时有,把酒问青天”这样的佳句来呢。彼时妍儿热衷写诗,她生性浪漫,以诗人自居。丽丽说不急着吃月饼,等其余四个姐妹来了再一起吃,八人分食一块月饼,体现大团圆的主题。小敏却不同意我们的想法,她指了指那一小块月饼说:“这么小的月饼,还不够我一个人吃呢!干脆咱们来个比赛,获胜者吃月饼!”

四个来自不同地方、性格各异的姐妹,提出了一块月饼的四种吃法。后来我们按照妍儿说的,走到户外去欣赏月光,不单是为吃月饼,主要是凑在一起聊天。那晚的中秋月又大又圆,皎洁的月光在校园里洒下满地莹白,亮堂堂的。每个人的脸都被月光柔美了,青春少女的脸庞那么动人。那样一个中秋夜,我们的讨论温馨又有趣。我们还根据分月饼的方法来评判每个人的性格:我是个循规蹈矩的人,她们觉得我将来的生活一定是岁月静好。妍儿沉迷写诗,浪漫多情,她的生活一定也像诗一样美好。丽丽是个特别有集体观念的人,我们都觉得她适合当领导。小敏这个人动不动就要竞争,她的口头禅是“一决胜负”,她将来无论做什么,都会是佼佼者,我们

说她是不折不扣的“事业型”。

月色朗照,笑语声声。那样诗意美好的中秋夜,几个女孩聊着青春与未来,聊着彷徨与期待,聊着爱情与事业,聊着性格与命运。那时候,我们笃信“性格决定命运”,觉得每个人未来的命运都是清晰可见的。我清楚地记得,那块月饼到最后也没人吃。醉翁之意不在酒,我们的意趣也不在月饼,而在于中秋夜的敞开心扉、纵情畅谈。

“天上浮云如白衣,须臾改变如苍狗。”世事匆忙,时光如飞,转眼间30年过去了,想来人生真如大梦一场,我们预设的命运轨迹成真了吗?

先说我,我的确过着四平八稳的日子,一切都是平平淡淡的样子。妍儿没能继续写诗,她在文旅局工作,我看朋友圈她制作的宣传视频,如诗如画,依旧是她的风格。她有一份不错的工作,可家庭却不美满,离婚了,孩子跟着前夫,她笑称自己是“单身贵族”。丽丽果真成了单位的小领导,她风风火火地工作着,也风风火火地生活着。最出人意料的是小敏,本以为她是最注重事业的人,谁知她却做了全职家庭主妇。她倒是很满意现在的状态。这些年里,我们都被生活温柔以待过,也被命运之手捶打暴击过,最终活成了如今的样子。说不上满意,也不算遗憾,或许人生就是如此,性格、机遇、选择等等,促成了每个人的命运。当年四个女孩吃月饼的四种思路,在时光的旧影里依旧清晰。

一年一度中秋节,如今月亮又圆,月饼又香。真希望我们还有机会再重聚,重聚在一片月光下,回想青春的滋味,感怀岁月的变迁。

总第7326期 配图 汤青 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